

错误的教育

〔印尼〕阿布杜尔·慕依斯 著 白云译

石油大学(北京)

错误的教育

〔印尼〕阿布杜尔·慕依斯著

白 芸 译

错误的教育

〔印尼〕阿布杜尔慕依斯著 白云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7.125印张 6插页 176,000字 印数：1—39,5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117 定价：0.85元

内 容 提 要

《错误的教育》是作者的代表作，通过男主人公汉纳非和混血儿柯丽引人入胜的爱情悲剧以及他对其妻拉比雅的虐待与欺凌，刻画了一个盲目崇洋、背弃本民族的可悲的典型洋奴形象，从而有力地抨击和揭露了殖民主义教育的罪恶。

本书由白云同志从俄文本转译而成，译者文笔流畅，手法娴熟，既忠实原著、吸取了俄文本的精华，又照顾到中国文学的特点，堪称一次再创作。

目 次

一、两个朋友·····	(1)
二、父亲和女儿·····	(8)
三、不是母亲的过错·····	(20)
四、乱了芳心·····	(29)
五、青春心情·····	(35)
六、飞上蓝天·····	(42)
七、母亲和儿子·····	(51)
八、母亲强迫给他的妻子·····	(62)
九、违背母命·····	(70)
一〇、重逢·····	(82)
一一、在一起·····	(91)
一二、妻子和母亲·····	(101)
一三、断绝关系·····	(109)
一四、认识生活·····	(117)
一五、结婚·····	(126)
一六、生活的风波·····	(135)
一七、破裂·····	(142)
一八、在新的道路上·····	(155)
一九、婆婆和媳妇·····	(164)
二〇、从黑暗走向光明·····	(172)
二一、爱情·····	(182)
二二、几乎发疯·····	(191)

二三、石头抛得再高，还是落到地面·····	(199)
二四、回家·····	(208)
二五、报应·····	(213)
尾声·····	(221)

一、两个朋友

网球场四周，象严实的围墙一样，环绕着茂盛的热带大树。炽热的阳光，好不容易才微微透过茂密的树梢，但是闷热的气息还没有消失。

下午五点钟。这时候，“索洛^①之花”——家境最好的青年和少女，男子和妇女，——源源不断地来到网球场附近；这里有荷兰人，也有本地人。他们是到这里来打网球的，这种活动越来越普及了。

暂时还没有一个网球爱好者上场。在紧靠网球场的一所住宅的花园里，在大树荫下的茶桌旁，坐着一个青年和一个少女。你大概不会说他们是等着上场打网球的，虽然他们俩都穿着运动衣，他们的网球拍已经放在藤椅的脚边。那少女看样子是荷兰姑娘，脸蛋长得很漂亮，她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自己面前。

“告诉你，汉！”她犹豫地说，悠闲地用茶匙搅着茶。“如果我每天到网球场来得比别人早，而且又是和你一起坐在花园里，那人家会怎么谈论呢？”

“人们不应该谈论他人的行为，”青年答道，“只要不对任何人干坏事。如果我们一举一动都要考虑人家会怎么谈论我们，那我们即使不干任何坏事，也将寸步难行。”

“话是不错，汉，不过到底存在着某种界限。有时候我们的行为并不影响任何人，可是人们还是会认为不成体统。”

① 中苏门答腊西部的一个小城市。

“不成体统？你说吧，我们坐在一起，又隔着一张茶桌，在大庭广众面前，又是人们互相来往串门的时刻，——难道我们破坏了什么体统不成？”

“那当然没有……不过，你是青年，我是少女，对于我们存在着许多约定俗成的清规戒律。如果我们的生活想要与信奉这些清规戒律的社会相协调，我们就得屈服于这一切。”

“这些清规戒律可也真是！又有谁知道它的界限何在？！你只要看看你的同胞的风尚是何等自由。男人搭着已婚女子的臂膊，东逛西遛，根本不考虑什么成文不成文的清规戒律。或者另外举一个例子。阿拉伯妇女紧紧裹着一身衣服，看见外人连脸孔也要遮起来，而在美洲沿海城市，男子和妇女穿着游泳衣逛马路，甚至还这样坐在咖啡馆里。一半欧洲人的风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的家庭妇女竟敢穿着睡衣上街，她马上会受到指摘。人们说她破坏了‘礼节规矩’，尽管睡衣比晚间的服装能遮住更多的肉体。不，我不理解这种约定俗成的清规戒律，也无法理解！”

“不过，汉纳菲，你自己不是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嘛。你又何必这样呢？每次一谈到这个问题，你总是火冒三丈，好象你为自己的民族感到可耻。我知道，你以为我看不起土著。可是你要知道，我也是有色人种，——我的母亲是在这里出生的，人家把我当作白人，仅仅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我不会象你这样，以如此轻蔑的口吻来谈论本地土著……”

“我十分清楚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本地土著，柯丽！你就不必讲得这样明显了吧。”

“你今天真有点怪，汉纳菲。如果我对你不甚了解，那我就会产生你为人虚伪的看法。然而我们是从小就认识的，一起上学，我很了解你。不要激动，你好好听我说。当然，各个民族的风尚各有不同。不过我们不必去谈服装。有些国家习惯于穿同一种服装，有些国家的服装却日新月异，对于这个问题到处都有争

论，有矛盾。我们何必为此绞脑汁呢？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们索洛一旦有人穿着游泳衣在马路上遛算是时髦，我决不学这种时髦。问题不在这里。使我更为关心的是这一种族或民族男女之间的关系。你说得对，欧洲人确实相当自由放纵，不过这已经习以为常了，譬如说，如果一个男子同已婚女子约会，也不会马上就受人指摘。可是你要看看自己人，特别是这里，在苏门答腊，即使跟亲姐妹待在一起，也被认为是不成体统的，更不要说是女朋友了，同她坐在一起，或者甚至一起逛马路。至于把手搭在妇女身上，这简直是破坏禁区。以后再不要过多的去对欧洲人作无谓的考虑了。我们那里的一个青年同一个少女经常约会，那大家就会认为他们马上就要结为夫妻了。而在这里呢？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就会撇起嘴，认为这个少女已经堕落了。你要明白，毁掉一个少女的名声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特别是在你们这些本地土著这里。况且……不管怎么说，你目前毕竟还是本地人嘛，汉纳菲。”

“你还不厌其烦地反复说，你是白人，我是黑色皮肤的人！好吧，如果它妨碍我们的友谊，你到底把它讲出来了，真令人高兴。谢谢你的坦率！不过，柯丽，现在我总算看清楚了，你一直在耍弄我。既然你如此看不起本地土著，那我何苦还要同你约会呢！”

汉纳菲皱起眉头，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报纸，把它摊开，似乎准备看报了。

柯丽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手，亲切地微微一笑，左颊上现出笑窝，说：

“汉纳菲，难道我还不及报纸那样使你发生兴趣？”

汉纳菲不由地欣赏起她那美丽的脸孔。她对他这样微笑着，好象满有把握地认为，单单这嫣然一笑，就能使青年的怒气平息下来。

事实上，柯丽·德·标塞今天格外显得美丽动人。褐色的细绒

线衫紧裹着她那匀称的、宛如名画家山基尔所画的少女身段；包在头上的薄薄的发网，好容易才裹住卷曲黑发的波浪，有几绺头发，从发网下挂下来，垂在面孔上和温柔的头颈上。柯丽迷人的外表，稳重的姿态，——矜持，同时又显出女性的温柔和亲切，——自然而然地吸引着男人为之倾倒。

汉纳菲看着少女妩媚的眼睛，心里觉得再不能扮演生气恋人的角色了。他的手向她的手伸过去。汉纳菲情不自禁地低下头，吻了少女柔软的手腕上部。

柯丽仿佛被蜇了一下似的，把手缩了回去。她羞答答地嫣然一笑，连忙向网球场那边看了一眼。

青年的脸涨得绯红：柯丽竟不愿分享他的情感。他也向柯丽看了一眼的方向看去：勃罗姆夫妇悠闲自得地向网球场走过来。勃罗姆先生是荷兰银行索洛分行的经理。曾一度闪现在汉纳菲眼睛里的愤怒表情，立即就消失了。

“您瞧呀！真是名符其实的一对鸽子！”勃罗姆太太在远远的地方就用网球拍指着这一对年轻人，兴高采烈地嚷道。“这可是一点不假：青春寻求青春嘛！”

“对，对。”汉纳菲微笑作答，而柯丽的脸上却泛起红润。“柯丽真的象鸽子，外表十分温顺，可是你向她一伸手，她翅膀一拍，就飞啦。”

“唔，看你说的！”柯丽微微一笑，她的左颊又出现笑窝。

“得来容易失去也快嘛。”勃罗姆太太开玩笑说。“麻雀只值五仙^①钱，这不是明摆着的么：它不怕人，要逮住它也不费吹灰之力。可是极乐鸟的身价却和金子一样呢。”

汉纳菲和柯丽站起来，向着走过来的这一对夫妇迎上前去，同他们握手。勃罗姆太太笑嘻嘻地对柯丽说：

① 印尼货币名称，一百仙为一盾。

“柯丽！你是什么：是麻雀还是极乐鸟？”

“我是加鲁达^①，太太！”

“谁也不知道世界上到底是不是有这种鸟，柯丽！”勃罗姆先生插进来说，“如果有的话，那当然不是我或者汉纳菲这样的凡夫俗子所能得到的。”

“俗语说，”柯丽滑头地提出不同看法，“谁坚信自己，并且不惜一切努力，谁就能取得成功。”

“这就是更为坦率的成功秘诀，”勃罗姆爽朗地笑了起来，“告诉你，汉纳菲，如果你的心里还有空位子，我们的柯丽要求把这一空位子让给她。”

“噢，汉纳菲先生的心可宽敞呢。”柯丽插嘴说。“他的心里一下子装下两三个女人，还会有空隙。”

“柯丽！”汉纳菲只能这样喊了一声；他想再讲几句，可是办不到——他的嗓子发抖。

这时候，网球爱好者们来到网球场上，大多是双双对对来的。柯丽在这些人当中看见了她的女友、土著姑娘阿米娜，她是和学校女教师别尔根一道来的。

“阿米娜，你来得这么晚。”柯丽向女友跑过去，用亲切的责备口气说了一声；她为有机会中断离题过远的谈话而高兴。

网球场上活跃起来了。打球开始了。

自不待言，和柯丽上场打球的是汉纳菲。她乐于同他配对打球，柯丽自己心里承认，这对她是很愉快的。但她口头上却对别人说，她这样做只不过是学学好网球。然而事实上如果和她打球对手老是汉纳菲，她就永远学不好球艺：汉纳菲给她打过来的都是和平球，她轻轻一拍就把球回过去，而且总是她获胜。每当柯丽用开玩笑的口吻对自己的女友作这样解释的时候，汉纳菲

① 神话中的鸟，叫做“太阳之鹰”，象征独立、权力和力量。

总是走到她身边，轻轻地、几乎是咬耳朵似地说：

“是嘛，柯尔，我没有勇气打败你。”

“荒诞！”柯丽打断他的话，但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却报以这样的目光，使得他简直会在她面前屈膝跪下。

每当球赛一结束，汉纳菲就送柯丽回家。但他却很少进她的家门。虽然姑娘的父亲看见他们一起走来，就会邀请他进屋，但是汉纳菲心里明白，这个脸色阴郁、严峻的人，并不是诚心诚意地请他，只不过是出于礼貌。

今天汉纳菲也在德·标塞先生家的凉台旁边站住脚，在告辞的时候向柯丽伸出手去。

他的心情很沉重。在今天之前，他几乎深信，柯丽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现在他觉得她会猛然地把手从他的唇边缩回去，这种思想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马上把这一问题加以解决，”他既激动又提心吊胆地想，“要么马上解决，要么就永远不提它。”

“柯尔，”汉纳菲说，“你的假期剩下不到一星期了，而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见过我的图画。而且我还想和你谈一件事情。明天下午五点钟你能单独到我家来一趟吗？”

柯丽垂下眼睛，她好象神经质地数着铺在花园小道上的石子。

“柯丽，”汉纳菲放低声音，碰了碰她的手，“莫非你以为到我家作客会降低你的身份？”

“好的，汉纳菲，我来……同阿米娜。”

“不，柯丽！一个人来。”

“不过，汉纳菲，我们也应当考虑考虑人们的议论！难道你忘了我们的谈话了吗？”

“哎呀，从我们穿开裆裤的时候起，全索洛都知道我们了。你又马上要走了。我和你不是天天坐在花园里，这一切人人都看

见嘛。如果明天人家看见你我两人坐在我家凉台上，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单独生活，而是同妈妈在一起。那么，明天五点钟，好吗，柯尔？”

“唔……好吧。”柯丽好象在睡梦中似的含糊不清地回答了一声。

汉纳菲幸福得容光焕发，死劲地握了姑娘的手。

“啊呀，放开！”柯丽假装恼怒地叫了起来。而当他把她的手放开的时候，她却嫣然一笑。“别忘了，人家会看见我们，要晓得我们还不是在你家里，先生。”

“明天见……五点，柯尔！”

二、父亲和女儿

柯丽的父亲德·标塞先生，在索洛建筑公司干了多年的工作之后，退休了。这个人在暮年过着孤独的、几乎是隐居的生活。妻子死后，德·标塞先生完全失去了同外界的联系，妻子是索洛本地人，他和她是在教堂里举行婚礼的。虽然偶而也有客人到他家串门，而他却象道道地地的法国人那样接待客人：德·标塞先生并不因失去生活节拍而难过。客人马上就会觉得，如果他能尽快起身告辞，那是会受到称赞的。

德·标塞的唯一消遣是打猎。虽然他已年满花甲，但是在附近一带，没有一个密林他没有钻过，没有一个山头他没有攀登，没有一个沟壑没有他的足迹。只要他随身带着卡宾枪，不论大熊或是猛虎就会在他面前倒下，——他对待热带丛林的主宰者是勇敢而又沉着的。

陪伴德·标塞先生去打猎的人，只要听见他的卡宾枪的响声，他们就已经知道，又可以抬着一头危害附近农村人畜安全的森林居住者回家了。德·标塞格外喜欢打老虎。他离开家过了几天，从来不会空手回来的，除非在碰到野兽之前，他所带的干粮和威士忌酒吃光了。

他把虎皮精心烤干，粗略加工后就装进特制的箱子，到巴黎去进行最后精加工。然后经过精加工的皮货就被送到各个岛上，甚至到了欧洲各国。

德·标塞先生不但因此得到消遣，而且还以出售虎皮所得增加退休金的收入。

他只是为自己的女儿柯丽而活着。

女儿六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去世了。当时德·标塞还在当建筑师。

柯丽小学毕业后，父亲把她送到巴达维亚^①萨伦布女子寄宿中学读书，他一心想让女儿受高级教育。

爱妻之死使德·标塞十分伤心，他不愿离开妻子出生和去世的城市。巴达维亚的喧闹和忙乱使他丝毫不感兴趣，而对于法兰西他根本想也不愿意去想它；早年的屈辱使他永远疏远这个国家。不，他再也不回到欧洲去了！他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自己的独养女儿。要她远离膝下，他是十分舍不得的。

但是柯丽必须继续深造。柯丽不能指望着靠他留下的遗产过生活，——这份遗产是很微薄的。女儿今后不得不自食其力，因此她必须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明白，自己无权把女儿作为父爱的牺牲品。他把她留在自己身边的时间本来就已经太长了，虽然她早该上学念书。自从妻子死后，他寸步不离柯丽。

因此柯丽直到八岁才上学。她高小毕业后，父亲长期打不定主意，不知该把她送往何处，——到巴东^②上初中，还是到巴达维亚读完全中学。柯丽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她有权进任何学校的考试。但是父亲怎么也舍不得女儿远离膝下。这样又耽误了将近两年。正因为如此，十六岁的姑娘才在直落巴尤港^③和父亲告别，前往巴达维亚。

柯丽在完全中学的初中部读了三年，她已经打算就止结束自己的学业，但是父亲坚持要她再读两年，现在柯丽正在索洛度过假期的最后几天，然后她又要去上学。

十九岁的柯丽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成年少女了，况且她容貌

① 荷兰殖民统治时期雅加达的名称。

② 中苏门答腊西岸的港口城市。

③ 巴东的外港。

美丽，因此追求她的青春年华的人接踵而至。他们千方百计地恭维她，奉承她，没有考虑到，这只会损害在女子寄宿中学严格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少女的性格。

如果有人能看到她的这只首饰箱，里面放着这么多用丝带扎着的信件，那他准会大吃一惊。柯丽自己也不清楚，巴达维亚怎么会有这么多追求她的人。他们向她表白自己的爱情，向她表示“心迹”。每次接到陌生笔迹的信函，她总是高声嚷叫起来：“怎么又来一个疯子！”

信件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但是每一封信上都表达“热烈的和无限的爱情”。有的信上说，如果她不以相爱作答，就在她窗口开枪打死她作威胁；有的告诉她，将在芝利温河^①中自尽；有的打算到美国去寻找更好的命运！

这些“干号”丝毫也不能打动柯丽的心。她内心里嘲笑这些忧郁地表示要“含泪抛弃人世”的写信人。她在脑子里对这样的信逐封作了回答。例如，她预先告诉准备在她窗口开枪的人：“你可以开枪，但不得迟于晚上十点，因为我在睡梦中是很胆小的。”对于打算跳芝利温河的青年人，她提了建议：“别忘了戴游泳帽，否则会弄坏你的头发！你一定要穿上胶皮套鞋，因为河底有许多泥污！”而对于准备去美国的人，她劝道：“请你首先把杰克公园^②的长期门票使用完毕，——如果丢掉，未免太可惜！”

少女就这样嘲笑追求者们的爱情表白。与此同时，她接到这些情书又感到满心喜悦，把它们珍藏在母亲遗留给她的首饰箱里。她未必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柯丽从不写回信，而如果碰到大胆的人，在同她相遇时口头表达了爱情，她就亲切微微一笑，说：

① 流经雅加达的一条河，流入爪哇海。

② 雅加达公园的名称，也是电影院的名称。

“女学生不应该听这样的话!”

难怪汉纳菲称她为“调皮的鸽子”。

在追求柯丽的人当中，谁也不能认为自己已被彻底拒绝，也没有一个人认为满有希望。柯丽对人人都一样和蔼可亲。但是追求者中有人只要越过一定的界限，少女立即就在自己 and 这个人之间筑起这样的障壁，使后者再也不敢和她接近。

柯丽知道什么叫爱情吗？连她自己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有时一个陌生的男人突然对她讲几句温柔的话，或者她在人群中发觉，男人的眼光凝视着她，在这样的时刻，她不由地感到舒服，大约和一个十分口渴的旅行者突然遇见美妙的泉水一样。但是如果一个激动的男子大起胆子竟然向她求爱，柯丽就会冷若冰霜地回答他，当即毫不客气地责骂他……

汉纳菲和她道别后走了，柯丽拼命跑进家门。

“你好，爸！”跑进父亲的书房，她匆忙地说。

德·标塞先生坐在桌子旁边，正在喝茶、看报。

“你好，柯尔！”他回答了一声，看了女儿一眼，只见女儿满面通红。

柯丽每次打完网球回来总是心情激动，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发现她那通红的面孔也就毫不奇怪了。不过今天少女的行为有点异常。

柯丽在沙发上坐下来，把网球拍往角落上一丢，然后脱下鞋子，把它丢在网球拍一起，就在坐垫上向后退。

父亲默默地注视着她。

“西明！”她突然刺耳地大声喊道。

“来啦，小姐！”伺候在门口的仆人马上答应着。

“拿冰来……还有柠檬水……不，梵尼兰水……”

过了片刻，她又补充说：

“不，最好拿荷兰水来！”